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九七・集部・別集類

崇百藥齋文集二十卷（卷十五至卷二十）〔清〕陸繼輅撰……………一

崇百藥齋續集四卷〔清〕陸繼輅撰……………五三

崇百藥齋三集十二卷〔清〕陸繼輅撰……………一〇七

攷槃集文錄十二卷〔清〕方東樹撰……………二二一

石雲山人詩集二十三卷 石雲山人文集五卷（詩集卷一至卷二十一）〔清〕吳榮光撰……………四五七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陽湖陸繼輅祁孫

記辨說戒銘贊辭

怡園記代齊北瀛太守作

河南府署西北隅向有蔬圃三畝許余割其半蒔花疊石爲公餘賓客談讌之地名之曰怡園園北有一亭南向余易而東之方寒食節後農家望澤久亭成而雨大集因取蘇文忠喜雨亭記中語署曰吾亭適成吾亭之東北竹屋如艇緣艇右旁歷級而升有平臺在艇上宜月下布席小飲署其下層曰天際歸舟蓋非徒形似而已往余持節使琉球上願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一

聖天子威靈往返厯六閏月然重洋之阻出險心驚古使臣勤於王事違侍定省淹留久長今以大海波濤不可預期以歲月而報命之速如此不可謂非幸也抑余嘗考我

朝故事由詞臣奉使自汪舟次先生始時康熙二十二年也越二十七年先生出守河南李漁仲先生爲文以餞謂太守能宣

上德意以恩澤及民絕勝浮沉翰苑中某年成某書某年典某省試其言甚偉余與舟次先後官翰林先後充中山冊使又先後爲河南守一一相合而舟次文章政事卓然可傳庶幾無媿漁仲臨別贈言之惜余自膺簿

書以來於今三年碌碌無所建樹乃欲藉一花一石冀附平泉獨樂之後塵其可媿也夫

李太夫人畫象記

李太夫人蒙城縣人

誥封武功將軍常州營遊擊加二級叅甫張君元配也武功君好善有以緩急告者必滿意以去歲荒疫必出廩粟賑饑者其死者無以斂則施以棺葬則施以地蒙城故無書院君捐千金設義學久之遂傾其家稍稍不能行太夫人益贊成之盡出所私積爲助至典質裘服無倦容太夫人之歿也子殿華四歲次兆鳳甫再周時蒙城適無工畫者倉猝不及延致他邑遂未有遺象殿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二

華每歲時致祭輒號慟逮官常州營遊擊距太夫人之亡垂四十年矣始得善手急迎武功君至口授使圖之凡十數易而成武功君暨臧獲之及侍太夫人者皆悲喜泣下以爲神似嗚呼殿華之永慕既有以召神明之助而太夫人之樂善好施其靈爽亦必有存焉者故能感格於冥漠以成此奇也而豈偶然者哉豈偶然者哉繼輅與殿華交相善熟聞太夫人淑德懿行又親見畫象之成遂爲記其事書之幀端以示張氏之子孫

五老圖記

五老者前邠州知州莊君荆宜施道崔君徐州鎮總兵官樊君合州知州龔君青州府同知趙君也莊君年八

十二崔君七十五樊君龔君皆七十二趙君七十並康強健飯能高吟豪飲如其少壯時每有譙集里之人得與於會者必誦其詩篇述其觴政轉相告語以爲美談然未專爲五老會也嘉慶丙子仲冬樊君始創爲之且曰不可以無圖圖成以示繼輅繼輅于是奉觴而言曰昔在乾隆四十餘年先君子罷郡歸備梅夫宗丞蔣蓉盦侍御暨趙君之先府君緘齋刑部亦先後致仕文酒之會甚盛繼輅垂髫時猶及見之其時莊崔龔趙諸君以通家後進撰杖執爵維謹亦如今繼輅之於五君也文采風流奕世相輝映此誠仁里德門善慶之大者而非徒科第仕宦之相承于弗替也方五君之仕也政事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三

勳績既卓然有所建白及其歸也刪訂所著經義詞章又皆足以信今而傳後後之得此圖者按名而求之孰循吏孰名將可以一一指數然則斯圖也五君實自傳之而非圖之傳五君也抑非五君者或附一二人以傳如香山諸老之於白少傅也或者曰以五君之康強健飯高吟豪飲其精氣必有大過人者使猶挂仕籍必能精訓練勤撫字以期克稱厥職而皆淡于榮利守知足之戒故能從容頤養不爲寵辱所驚而與松喬比壽也或又曰君子之仕也常難進而易退老而求息中人之所能不足爲五君譽五君者無所歉於仕之時故無所悔於仕之後中懷坦蕩不與壽期而壽自永也是說也

繼輅兩然之遂并書之卷中莊君名旂崔君名龍見樊君名雄楚龔君名際美趙君名懷玉樊君湖北襄陽人以公子官常州通判就養署中崔君故山西永濟人今居于常五世矣陸繼輅記

蘭陵清讌圖記

右蘭陵清讌圖丹徒徐道士體微爲新建余鼎伯澥作余以嘉慶丁丑識伯澥於京師伯澥方偕張宛鄰祁春圃主滿洲章佳氏居東華門外左廡而余與魏會容方彥聞寓宣武門外委巷中相去幾十里交風烈日揮汗如雨數人者無三日不相見見則解衣縱譚連日夜不倦已而余與春圃彥聞會容先後出國門宛鄰伯澥留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四

京師忽忽再易歲已卯三月伯澥將歸武昌道出常州州之人與伯澥雅故者以次觴伯澥於艤舟之亭伯澥爲畱四十餘日聚首之歡于斯盛矣往余嘗與劉子受論古今朋友之變以爲古之友有聚而無散易曰拔茅茹以其彙蓋賢人君子出則相與薦引以登於朝處則相與勤力以耕於野故質家言三綱不言五常非略也朋友統於君臣猶兄弟之統於父子也春秋之世人才萃乎孔氏之門而顏閔游夏之徒或仕或不仕始有各行其志者皆不及門之歎古今離別之悲莫深於此矣夫以聖人見道之大猶不能不欣戚于聚散抑其下焉者乎伯澥故浙之諸暨人以先人官江西有遺愛遂流

廬爲南昌人固非有田宅生產也會所親官楚中挈妻子往依之今之武昌其果可謂之歸焉否耶余以大拙次等旦暮當得校官輒輟禮部試平生故人繫官中外或流蕩江湖間相見日益不易況不恒其居如伯澹者哉宜此別之悲較丁丑國門之別爲尤甚也抑余聞荀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則出人不遠此古人之言也今之人不然其爲人也無暇日則出人不遠矣何者凡可以妨吾之學者無弗徇也伯澹行矣繼自今其少暇已乎果爾余與伯澹宜何如相勗勉以副臨別惓惓之意而區區聚散之感殆又不足言耶伯澹曰善遂書其圖而歸之圖中官斯土者蒙城張殿華麗坡宛平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五

王慶椿茂園寓公吳江吳育山子州人趙懷玉味辛莊綬甲卿山李述來紹仔張若曾雨堂盛思本小巖管繩萊孝佚楊大鏞伯厚益伯澹與余暨余兄子耀適紹文都十三人艤舟亭在東郭外相傳蘇文忠泊舟處後人因其蹟而增葺之有水石花竹之觀卽圖中景色是也

求艾齋記

吾友管子孝佚署其讀書之室曰求艾而徵記於余余思之竟日而未得所以爲言之義何者求艾之喻本於孟氏非若後儒之言可以別進一解也將卽孟氏之指而衍說之又非管子所以徵記之意旣而思之夫言亦各有當耳吾言之而管子擇之固非作孟氏義疏也庸

何傷于是言於管子曰吾東鄰之子體羸而善病蓄藥甚富余語之曰子無以蓄藥爲也天下之患恒中於所恃之深而出於所備之外吾惡知夫子之疾不由於藥之富邪子惡知夫他日之疾之所需不將索之今日所蓄之外耶子亦務培其元氣而已矣或曰子之言疾也則無以易之矣然管子之云求艾者非真求艾也以喻學也學顧可不豫乎哉余應之曰學則胡可以不豫也雖然揣摩之術有變計而輒窮者矣客將惡乎用其求而後挾之以應世之求耶抑所求亦不必皆備而特以覬夫求者之適逢耶管子曰善哉吾知其本矣明日管子北行應京兆試遂書之以爲求艾齋記兼以誌別焉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六

劉雲山畫象記

雲山劉君前明諸生好素靈之學學成而術不顯語人曰吾聞一介之士存心愛物於物必有所濟吾託業卑顧愚不自量欲爲一世消疵癘樂壽康其始願也今旣不遂將行其志于身後耳已而果見夢于吾縣之某氏篤疾以瘳某氏感其德爲橐象於城隍祠左側于是有禱輒應靈異大著夫鬼神之有無儒者所不道然古之君子道不行於時鬱鬱以終者何可勝悼吾方將神奇其說以益堅豪傑之志而伸其氣又況劉君之事之信而可徵者哉君諱朝宇江陵人其詳具吾縣志吾縣人無少長皆習聞之吾友孫讓于不以母夫人春秋高多

病畫君象而事之吾既壯君不負瀕死之言又感孝子無已之思爲題其象曰

猗與劉君生亦有涯君之紉于前者會幾何時而伸於後者乃無窮期耶尙使世之事親者盡克蒙其福而余悔奉君之不早者徒掩卷而有餘悲耶

劉秋湄道服畫像記

同里劉秋湄倚畫工圖其貌爲道士服而乞言于余余叩其故仰而笑俯而不答蓋秋湄負幹濟才自弱冠以後卽思於世有所建白顧屢擯於有司年垂四十始以主簿需次關中關中方多事需才急秋湄至當有能識之者故于其行也朋舊相慰勉謂君必見用用矣何必

崇貞齋文集第十五

七

科目秋湄亦自喜得所往應曰然數年新兵滋事事平議敘者若而人秋湄不與又數年飢民滋事事平議敘者若而人秋湄復不與于是知遇合之有命而知已之不可以強求也遂請急歸歸一年而爲此圖得毋佗僚感憤之氣未盡平於胸中而將託于神仙荒幻之說以自樂而終老耶夫神仙之爲有無其說多矣吾獨觀于李林甫而知之林甫初未貴有道人將授以冲舉之術林甫不欲卒爲宰相幾傾唐祚以林甫之陰賊險狠驕淫汰侈道人奚取焉然使林甫以得仙故不爲宰相則天寶之世可以不被其毒小說家所傳虛生其人賢不肖雖未可知然觀其夢中所爲亦一林甫也役不得仙

且爲宰相以覆唐祚矣然則神仙者乃天所特置之一塗以陰收天下陰賊險狠驕淫汰侈之徒使自屏于人事之外不得逞志以流毒天下者也秋湄幼識忠孝之字壯讀聖賢之書其不爲神仙也明矣而何以託爲或曰秋湄之初欲仕也非以爲利達也今旣不稱意方究心于靈樞素問金匱玉函以抒其存心濟物之願故爲此圖以見志焉嗟乎醫之紉于不知已何以異於仕哉使秋湄之醫而果得大行是卽道之行之機也吾終願秋湄之出而仕也遂書其像而歸之

亡女君素畫象記

此亡女君素畫象也嗚呼豈其然哉君素眉目位置余

崇貞齋文集第十五

八

視之宛肖其母而他人俱言酷似余昔濟尼論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氣而南陽劉柳與謝道韞譚亦云風韻高邁敘致清雅使人心形俱服嗚呼此豈俗工之所能髣髴者耶君素有夙慧七歲其姊剪方寸紙紙書一字教以四聲比年十五學爲詩音律諧適姊反不逮又喜作畫嘗畫古俠女木蘭聶隱娘十餘輩皆有生氣而衣裳綺麗如模繡今井遺稿藏篋中余嘗語君素惜汝非男子不了乃翁事君素亦自恨每私於姊曰昔人言願爲人兄以事父母之日長也今乃不幸作女吾欲卽死更投爲阿母男因悲泣瀕絕復言之其母冀其有徵也以硃書其掌今

忽忽七年矣豈復可望耶嗚呼蓋終無望矣君素幼字同鼎洪氏其葬也於洪氏之鄒董君士錫余妻祖姑之孫為銘納諸礦中余欲白為一文輒心孤氣結不能舉其辭偶夏日曝書畫見此幀展閱之懼他日不及見汝者遂以為汝也制淚書數字其上嗚呼使汝未病時自為之當必有異彼俗工何尤焉憶余在洛陽得汝凶問前一夕夢汝來別有雲氣拂拂出衿帶間旦日告汝從外祖錢六丈方相向驚疑而家書至汝母固意汝非人閒人也汝又寧肯留形貌為無窮之因邪然以余之子然于世而忽獨與汝相值抑又何也余既不屑遁于老莊仙佛之說以自愚其心而紓其痛則于汝畫之似與否其卒安能釋然于懷也悲夫嘉慶二十三年六月三日書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九

日書

郡齋公讌圖記

嘉興錢公治廬州之五年歲稔而民安案無奇袤門很之牘于江北入郡最稱上理得以從容多暇與僚屬為文酒之會月一再舉行以為常公性不飲而好蓄酒器每有宴集輒設長几臚列其上聽人自量其飲之多寡以擇器之大小各以醉為度間出先太傳文端公所藏金石書畫俾輟飲縱觀之公從旁指示真贋高下皆有精鑒還入座復飲極歡而罷一日飲幸夷花下首為五言古詩一章前宣城令查君揆合肥令劉君珊暨幕中

文學之士查君安賜等咸有和作而柘皋巡檢張君宜尊為之圖繼輅謬以詞章受知于公命記其後乃言于公曰方今名卿鉅公黜奢崇儉其清操亮節足以表帥一世而風裁嚴峻以言事上謁者一二文弱之吏或至變色易容改其常度如公之寬平樂易人得盡其辭辭得盡其意豈徒文端之風去人未遠而于以通下情而集眾議交暢之氣天和應之雨暘時若之麻蓋徵於此矣且古之君子難悅而易事可親而不可慢固如此也公笑曰有是哉抑非余之所敢承耳繼輅退遂書之卷中以為公讌圖記時嘉慶二十五年二月日也

簞谷圖記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十

人情于所不易致之物則其愛之也逾篤若夫竹之為物似非甚難致者然少陵自言生平棲息地必種數竿竹究之足繭萬里曾無一日科頭緩帶從倚於新篁叢篴之間為可悲也吾所見竹之多無過錢唐之雲棲後入都百物具陳獨求數竿竹不可得使以雲棲之竹分萬一于京師雖瑤林璫樹何以過焉然王公邸第間有移植卒不能向榮而雲棲之竹又幾幾乎以多而不見貴吾不知竹之性其終向榮於不見貴之地以為樂耶抑支離顛顛于沙磧之土以少見珍之為愈也吾友查子伯葵酷好竹而家于海寧去錢唐一日程致竹易其為此圖固非若少陵以空言遣興也吾又不知竹之

性寧與伯葵習而相忘邪抑姑與伯葵別俾不得見而致思焉之爲尤惓惓也竹不能言還於伯葵質之矣

包孝肅畫象記

余髮未燥卽知古之人有包孝肅者其人神人也已而又從樓觀畫壁觀公狀貌益悚然異之私念從古非常之人必其具非常之表者也稍長讀宋史至公本傳而幼時所習聞一不見焉於是并公狀貌不之信頃來廬州旣謁公祠復從公末孫士毅求得公遺象而拜焉而後決知向之所聞與其所見皆非真孝肅也吾聞有慕徽狄武襄者一日得其銅面具而寶之以爲如見武襄矣不知面具者但可施之于戰陣而非可用之以臨民

崇百集齊文集第十五

士

者也且夫伏犧牛首女媧蛇形而孔子如俱頭三聖人之所以爲聖其以牛首蛇形俱頭邪其不以牛首蛇形俱頭邪然則孝肅狀貌醜怪卽如世俗所傳孝肅之爲孝肅固不在此而況其否耶世徒以狀貌求孝肅而所見之狀貌復非其真此與寶武襄面具者相去幾何遂從士毅假歸使工仿而藏之嘉慶二十五年二月日記

記顧眉生畫象

相傳柳如是勸錢謙益死難甚力錢不能用而龔端毅之復仕乃以顧眉生故然方望溪記黃石逸事則云李自成破京師顧要其夫同死夫不從望溪謹於文其言必有所徵信是眉生無媿柳氏而橫被惡名可哀也

雖然眉生旣深明大義不克成端毅之美則必願爲端毅分謗而不忍獨求白於後世以益彰其過其心可推而知也柳如是畫像多見于詩文家歌詠題贊而眉生無聞焉頃來廬州偶得之輒爲表其微如此士君子身處不幸甘心自毀其名而無怨者嗚呼又可勝悼哉

合肥忠義祠重修記

繼輅以嘉慶廿四年十一月廿三日至合肥謁忠義祠屋三楹半且圯矣以告縣人王君莢程君箴二君皆曰敬諾固將葺之矣卽日輸私財爲倡而故家之有先人祀祠中者復釀貲助之逾月集錢三萬因得盡易其梁柱之朽敗者計可支三十年夫勢利盛而氣節衰寺觀

崇百集齊文集第十五

士

盛而學校衰相爲乘除者也然學校之衰不自學校始凡諸忠義節孝鄉賢名宦之祠聽其頽廢而莫之顧斯學校隨之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嗚呼可不懼哉工旣竟設祀成禮並書其事于石以告三十年後之人知必有勇於爲義如二君者此氣節之所以長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訓導陽湖陸繼輅記

輕諾辯

輕諾者必寡信斯言也人人以爲大戒嗟乎輕諾亦豈所望于人人哉有人於此事方急不能自謀也而謀之於友友謝之而無辭也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也吾今諾子而事不果吾何以見子矣子盍他圖焉斯人也

于事無所補而多此一慚其心益皇然矣有人焉憤其友之不爲力而奮然任之則欣然以行隱然有所恃至明日而不果于事誠亦無所補而前日之一慚固已爲之泯其迹而紓其憂矣此其恩與諾而信者一間耳信也者諾之後之事也諾且不可得而違責其信邪且夫信與不信非諾者之所能逆觀者也天下亦安所得萬全之事而籌之也哉忠臣之謀國也其始願皆期於撥亂而返之正然而勢窮力絀徒以身徇負其夙心者何可勝道如以輕諾寡信之律繩之則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而高飛遠引者爲不輕諾也反顏事敵者爲不輕諾也而豈其然夫人心之日趨於薄也無愧乎孝悌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三

者蓋十不得五六焉其睦嫻任卹者十不得三四十不得一二焉故貧富日益相耀而睚眦之怨積爲仇讎仇讎相爲里閭而戾氣乘之矣豈不深可懼哉故曰輕諾者未可厚非也寬之以或信或不信而諾者猶難其人責之以必信必不可不信而尙有能諾者乎彼多方以謝者方以寡信之說文其不諾而奮然身任者又以能諾之故陷于不信是杜天下睦嫻任卹之機而使之馴至於仇讎也久矣夫旁觀之易爲言而孤孽之難爲諒也或者曰如子言則以緩急告者皆諾之至明日而謝之曰事不果非吾始願也可乎曰此則身受者之所能辨者也天下豈有處心積慮成於不信而能以諾市者

哉是又不諾者更端之飾說也

謙儉二義說

世俗動稱謙與儉始吾信其皆美德也既嘗就其所謂謙與儉者求人材于其中而不可得始曉然于世之謙者非謙而儉者非儉也其所謂儉者奈何曰慎毋用財而已是吝之變辭也天下之導吝者莫儉若也其所謂謙者奈何曰慎毋忤世而已是諂之飾說也天下之導諂者莫謙若也今夫子弟之倣儻不凡庸者其性恒奢彼父兄者習見夫吝之可致豐厚也而吝不可訓故束之以儉儉則聖人之言也蓋至聲色狗馬去之若浼而戚族之飢寒非所恤矣子弟之慷慨有志節者其性必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四

倣彼父兄者習見夫諂之能致通顯也而諂不可訓故誘之以謙謙則聖人之言也蓋至頤指氣使受之若素而國事之得失非所徇矣上焉無補于國事之得失下焉無益于戚族之飢寒此其人爲有乎無乎生乎死乎然則天下之人材其斲斲于儉與謙之教者何可勝惜哉昔范文正聞其子遇石曼卿之喪曰何不以麥舟與之蘇文忠曰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顧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邪嗚呼古君子之所以爲教者乃如此

棄鏡說

陸子客洛購漢晉元魏鏡百枚間日一拂拭之不自知

其忘寢與食也已而將歸攜之懼爲累以告其友友曰子不見夫鳥乎方其鳴於林也吾欣然而聽之其去也漠然置之無所用其護惜也蓄之於籠則護之矣護之不謹而去則悵然而惜之何者鳥之蓄于籠者吾之私焉者也夫天下之物私于一人者皆其不可長保者也陸子曰善盡棄其鏡而行

從子劭文客關中久蓄碑甚富今將舍之而歸而未決吾爲追述吾向者之棄吾鏡也以決之

自記

譽近厚毀近薄不侔也而夫子並言無之又申之曰其有所試益于譽加慎焉嗚呼聖人之慮遠矣吾今而知

崇百集文集第十五

五

譽之禍人烈也吾性好譽人嘗見某生文以爲佳而譽之于吾友吾友者素以吾言爲可信者也而以女字之數年某生耽于嬉盡廢所學吾友微有聞則攜以之官閉置之使不得逞某生窘詭爲父書請離昏而歸其子其悖謬至此吾聞之而怛然心以不寧也吾惡知某生者非隱恃吾譽始耽于嬉而廢學也是吾以譽禍之也而禍吾友之女則猶其顯焉者也必也如夫子之不失聽而後譽可得而試也作譽戒以自責焉亦冀某生之聞之而卒改其行以薄吾之責也

都門厲室銘

得太孺人手書諄諄以節飲食慎言語爲訓因述二銘

於座右出入省視庶幾如在邇下爾已醉乃悔明日復醉

口有鋒戾汝躬

周南書院厲室銘

亭亭瑤林非鷄曷棲英英香艸寸根不移何以却疾飲芳食菲何以延年沐元浴微懷哉斯室旣安且夷敬業以勤樂羣而嬉佛戀三宿莊適一枝永朝永夕云胡不思惟屋有烏惟木有莢用告後來眎此銘辭

文泉銘

嘉慶十有七年太歲壬申八月知洛陽縣魏襄重修文廟落成復浚一井於大成殿西偏四一同宮之方署

崇百集文集第十五

六

曰文泉其友陽湖陸繼輅客游至此喜襄之勤於事也爲之銘曰

洛陽文學之藪而胡今之少衰邪意者振興之乏術而非盡多士之尤邪斯井旣鑿文瀾洋洋後之過者曰此魏公井也亦庶幾芒山之高而伊水之長

合肥學舍銘

汝弗學胡以教

十五鏡齋銘

欲無病縣十五鏡鏡光明身康強

桑區銘

爲查君安賜作

晝讀經傳夜觀列宿箕星長明與目同壽

劉醇甫畫贊

矯矯醇甫其猶龍耶人見其貌之臞而孰知其道之豐
邪貞不絕俗夷邪惠邪從容偃仰心之泰邪潔不招忌
淵邪田邪尊賢容衆氣之平邪登聖之堂狷邪狂邪窺
易之門細邪伸邪將齊得喪而壹死生邪抑何其不流
于仙與釋而懇懇乎儒之行也嗚呼雖吾亦安能測其
中之所藏邪

一瓢一笠圖辭并序

吾友劉子海樹遷合肥之明年圖其貌爲一瓢一笠而
徵記於余余未有以應也客有過余者見而訝之曰劉
子年甫及強仕方駸駸日起而忽爲此圖其將怠於政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七

乎若矯而托焉抑亦君子所不取也余曰否昔謝太傅
王公之度大人之容而寢處有山澤間儀推而上之孔
子方與仲冉諸賢各言用世之志一聞春風沂水之樂
卽喟然動歸隱之思蓋有高世之勲者必其有遺世之
槩者也昌黎韓子薄唐世士大夫以官爲家夫韓子豈
蜚遜之徒哉誠以以官爲家其爲政必有所瞻徇畏蒞
而不能盡其才此循良蹇諤之風所由不見於今日也
客曰善哉非鄙人之所及也客退稍次所言以復於劉
子且爲之歌曰桂將華兮秋高阻歸衡兮蒼遙詎縱情
兮棲逸懷佳人兮久要逝振翼於寥廓兮匪潔身於崇
朝彼泥塗於泥淖兮怨颺輪而徒勞願瓢笠兮早計與

子期兮山椒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六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受業龔聯奎校字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六

陽湖陸繼輅祁孫

書事 傳 家傳 別傳 傳論

述先府君逸事

世父奕清先生性嚴厲先府君歸自粵西年六十矣偶持論不合世父怒府君長跪謝適有同里某公過府君見之訝而問故驚歎良久憮然曰我誠非人因探懷中出片紙示府君則訟其兄之辭也府君笑而毀之并招其兄至留飲極歡而罷此事先太孺人嘗舉以訓繼輅繼輅幼時習聞之但知府君克盡弟道老而不衰為不可及耳稍長乃歎世父風義之古今日思之某公之勇于改過亦豈易覩耶嗚呼四十餘年之間人事可勝言哉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六

十一

書仇孝子廬墓事 代謝秀才作

仇太公墓在白溪西去城二十里而近林木藂雜中有茆屋一椽即孝子廬也初余以事至高冊社友人為言仇孝子家賣田事其言曰有仇孝子者廬墓今三年矣未嘗暫歸孝子妻年尙少不能耕無以為食乃賣所業田於鄰社某氏誤言若干畝約成而數不足某氏者必欲取盈焉不然寧返質劑罷其事於是同社之與孝子故者爭割田以益之余初薄某氏之斷斷於利乃不能為孝子少紬繼歎高冊社俗近古有和親任卹之風終

乃憫然于孝子之感人深也昔管仲奪伯氏邑沒齒不怨夫子不難伯氏而美管仲何者有以致之也是可以知仇孝子之孝矣因詢其墓處而歸久之不能置徑往遺孝子於廬孝子自啟關延客入風貌樸古坐定問姓名及所以來余曰謝氏慶遠聞先生廬墓願一見顏色孝子蹙然曰安所謂廬墓親在愛不孝甚常在膝下既葬荒原蕭寂不忍遽去遂遲遲以至於今行且歸耳語次淚涔涔盈衿袖間余惘然久之夫廬墓非野處也三年之喪甫終不即居內猶夫人之所能勉也吾獨以意揣孝子其平日順親悅親之道必有尋常思慮萬萬所不及者而孝子固不自言亦不能言也因書以自警孝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六

十二

子名儒楷直隸人今居郊五世矣

書楊貞婦

楊貞婦劉氏洛陽人父振揚貧而多女故貞婦五歲字楊氏即撫于楊十七而夫死未成昏也舅姑以少故歸諸劉將議嫁婦白父母當一訣舅姑父母許之與偕往婦乃明謂舅姑父母曰兒已為楊氏婦安得再事他姓兒不歸矣父母愕猝無以應而鄰婦聞婦歸爭就視之有言當從婦志者有言女未昏不應守又有言當終三年喪而後嫁者舅不能決質之鄉士大夫鄉士大夫皆曰娶婦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鄉明未成婦也今女未成昏守志非禮婦乃長跪謝曰兒未讀書不知所

謂禮第念兒劉氏女無故居楊之室食楊之食衣楊之衣舅若父姑若母十有三年于茲不爲不久又嘗服其諸父諸母諸姑姊妹之喪而猶謂非其婦然則何如而後成婦耶惟父母舅姑哀憐之不然有死而已于是父母哭舅姑亦哭鄰婦之在側者無不哭婦曰徒哭無益速定吾事卽生矣遂偕至夫所葬處拜奠成禮歸事舅姑如夫在時貞婦名畱夫曰翰邦翰邦之父曰清後數年清以他子子後翰邦曰蔣文

陸繼輅曰貞婦父以貧故育女于其夫家非禮也夫死又欲嫁之是重失也而鄉士大夫乃更援禮以爲說嗚呼貞婦不讀書寧知禮之不如是哉而其心有所不服

則雖以古先聖王臨之而不爲動侃侃數言何其順也是全其身以補父之過者也

郎中谷君遺事述

嘉慶四年

今上初親政川楚教匪方蔓延給事中谷際岐首論

奏諸封疆大臣老師糜餉狀

上震怒立罷秦承恩等而專以破賊責額勒登保德楞泰教匪以平當是時谷君直聲滿天下谷君雲南進士由翰林歷官科道先是尹壯圖錢澧並以敢言効忠高宗朝谷君實其鄉後進雲南去京師萬里而名臣踵生如三君子者可不謂賢乎予以歎

聲教之所及遠也君之左遷也乾隆間有蔡永清者兩湖總督陳輝祖家奴擁厚貲居輦下以財市名號稱善人至是復以助賑請優敘冒加五品銜出入輿馬揖讓公卿間君疏劾之自大學士慶桂尙書朱珪以下多所指斥有

旨卽命君會同刑部鞠訊而責問文正及諸大臣明白回奏惟於傳察公奉

硃批此必該給事中妄奏旣得實刑部奏革永清所冒職銜而君坐叅奏失實處果如

聖諭降補刑部主事旋擢員外郎郎中數年以年老致仕貧不能歸主講揚州孝廉堂會尙書初彭齡奉使至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六

四

江南江南大吏觴之巡鹽使者署中并邀君君初公座師上坐不讓酒間爲初公言江南利弊宜興革者甚備君在孝廉堂垂十年竟以疾卒于厲舍君與涇縣包世臣爲忘年交世臣嘗攜其文稿一束示余塗改殘缺而二疏獨皆完善又有告關忠義文自言邊省下材雖抱忠悃而文筆蕪庸往往不能逮意今將具疏論兵事冀神力開悟俾得暢達上邀

聖聽蓋卽上前疏時所作也其誠篤如此

陸繼輅曰雲南自以鹽務歸官官料民戶若干口市鹽若干蓄馬牛羊者一馬一牛一羊各當一口貧鬻其馬牛羊者不得減民之老病死者亦如之百姓大擾君奏

請歸商議久不決適初公巡撫雲南堅持其師說事乃得行百姓至今德君雖然非初公力君豈能獨成之耶然則條奏之格于部議者多矣此亦言官之難也

書崔鈞事

崔鈞山西長治人也家貧以賣鋏爲業既嬴入貲戶部得從九品官年且六十選廣西武宣巡檢嘉慶二年狎苗作亂官軍拒紅水江而營議戰未決鈞自詣軍門請言事大府以老師糜餉方傍徨無可爲計遽見之鈞因言曰能破狎苗者擺邏狎勇也能調擺邏狎勇者泗城故土司岑文淵也鈞請問行至文淵所說之然官卑不足取信若得大府令翦一持往蔑不濟矣許之三日而

李業齊文集卷十六

五

文淵以狎勇至官軍渡江從之一戰白扣再戰板葩三戰板街四戰雅口五戰新會塘六戰冊亨皆捷生擒其魁狎苗平大府奏請超擢西隆知州部議不可擢舊州州判

賜藍翎久之調補羅城知縣再調馬平來賓劇盜張老二者聚衆爲劫捕之數年大府以鈞能委代緝鈞固有聞獨身出鎮南關移檄安南國王中國有逋者十三人在安南境或言王實匿之王欲自明期三日以十三人者來安南王恐即日發兵從鈞搜獲十一人以歸大府聞而大驚不敢隱鈞遂以擅越界被劾奉旨革職發烏魯木齊効力贖罪鈞在烏魯木齊六年

七十餘嘗白都統某某等處有金銀氣可開礦供新疆經費都統以爲妄不敢

上聞鈞既奉敕歸猶時時攘臂言之且曰此說行無復帑金出嘉峪關矣

陸繼輅曰余友崔景儀嘗爲余言崔鈞事蓋狎苗之亂景儀方官思恩知府故能詳也嗚呼壯哉然卒以越境捕盜獲譴又何躁也及其老而衰身爲戍卒猶惓惓于國計雖所言不必驗君子壯其志矣嗟乎豪傑之士賈志以歿者何可勝惜如鈞者猶其遇焉者也

記憚子居語

子居之葬也其弟子寬徵銘于余余以子居生平抱負

李業齊文集卷十六

六

既已見諸文辭其爲令善治獄又自有決事四卷故皆未之及而第述吳城罷官一事後人叅觀之可以知君矣其明年吳仲倫復爲君著行狀頗採取余文而他事加詳焉因憶君官新喻時嘗爲大府所器從容語君曰吾與君文字交質疑辨難何所不可然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此不足爲君法邪子居起立應曰孔子所與言之上大夫季孫氏也其人小人不能容君子故聖人不得不稍遜其辭使遇伊傳周召必不然矣某不敢以待季孫者待閣下大府無以難子居言論雋永多類此筆記之以示仲倫宜可補入狀中亦使世之驕諂者兩知所警也

子居讀相人書自言精其術余年十九與子居初相見
遽目余曰狀元也後七年見子居錢唐復相之曰當爲
臺諫比子居罷官歸乃熟視余曰君非仕宦中人曩相
君皆誤已而告魏曾容曰吾非真能相人也祁孫弱冠
時正堪作狀元耳因撫掌大笑嗟乎歲月逝邁志氣銷
歇如君言反復勝耶抑憫其頽廢而將有以振之邪惜
當時未以質君也

記庖人

庖人佚其姓與名日宰割雞鶩烹飪之以爲業已而悔
之謂非仁術也去傭于浮屠氏之居一日浮屠氏盜其
鄰之狗以屬之庖庖乃絕脰伐毛剖腹剝腸剔骨醬肉

崇百藥齋文集卷十六

七

調五味而進之浮屠氏大喜自以爲知庖晚鄰人聞而
患之私計啟浮屠氏盜心者庖人也庖不去狗無遺類
矣於是說於庖人曰某氏求良庖久願爲介傭值惟倍
庖人不可曰吾旣徙業矣奈何利其傭值以傷吾之仁
卒不往

記胡德

賈子霄之僕胡德死子霄葬之南門之外而告其友陸
祁孫曰此非常僕也吾哀焉余請其說子霄曰德年六
十餘從吾客蔚州已而吾自蔚之洛陽又自洛陽入都
皆從樸訥無他長謹守囊篋無所失而已吾下禮部試
將歸會病暑憊甚同歸者多見阻吾猶豫未有所決德

進曰主人爲客久太夫人日夕望主人歸今聞以病留
必大疑或坐致疾主人何以自解吾矍然強起遂行病
亦尋愈陸祁孫曰下之進言于上也姑息則易從責難
則難入此受言者之通病也如子霄者孰不樂告以善
哉吾獨怪德之能見其大也作胡德傳

徐嗣愛傳

徐嗣愛字允德鄰城人父貢土縣學生母宋貢土早卒
宋守志爲嗣愛五易師學旣成出應學使者試凡歲科
十二試皆第一中萬歷甲午科舉人嗣愛生平衣不分
布帛食不辨美惡不知道路之遠近不識權度之輕重
廣狹讀書屬文外唯僻好歐陽率更書日臨數千字瘦

崇百藥齋文集卷十六

八

硬如其人將終著家約一卷一曰教孝二曰勸友三曰
力田四曰勤學五曰毋好博奕六曰毋耽麴蘖七曰毋
構訟縣庭八曰毋武斷鄉里

培基嗣愛子字泰維歲貢生培基倣儻自喜與嗣愛雅
不相肖明季失政寇盜蜂起慨然有投筆請纓之志嘗
率鄉勇擊賊至艾山西賊不能支盡棄所掠金錢婦女
而遁培基約束軍士一無所取以金錢散給婦女使各
歸其鄉泰安民史二者與其黨姚三聚衆爲亂將攻郊
城知縣金華潘文燦偵知之與培基及杜之棟等籌守
禦策甚備賊圍城數日度不可破始解去時文燦已丁
母憂未受代事平將歸爲之棟培基等二百九十二人

題名刻石且屬曰若皆好男子設更有變各努力不可為不義屈皆應曰諾不敢忘明亡我

大清平定中原鄴城安堵如故順治八年復有王肖吾之難之棟言于衆曰潘明府之約不可背也城陷二百九十二人者皆不屈

陸繼輅曰吾友吳堦知鄴城邀余修輯縣志既至曰與縣人訪求祠墓刻石得見崇禎十四年潘文燦守城碑記歎文燦以衰經之身誓衆登陴爲明守士卒捍大患已而縣人復爲言順治八年死事狀益悚然異之以爲此二百九十二人者識順逆得死所非猶夫自經溝瀆者比惜不得其叢葬之處表而出之如田橫島也況賢

聖賢集卷第十六

九

如培基者乎嗣愛粹然學者以老壽終父與子固各成其是抑亦所遇之時不同也論語云甯武子愚不可及舍生取義之事大率非智者所爲愚如嗣愛果令須臾無死浸假而至崇禎十四年必守城如培基無疑也浸假而至順治八年必不屈如培基無疑也夫世之分布帛辨權量識道路者何可以數計而天獨于嗣愛靳之吾觀古昔顛顛專壹之士當其研精極思往往廢寢食忘寒暑如嗣愛者其著作必有可觀而百數十年已歸湮沒爲可悲也然粲然在人耳目之前如守城題名碑乃亦一再不見收于縣志以至今日名之顯晦固有時乎幸不幸之間又可勝惜哉

鄴城列女傳

陸繼輅曰往余撰鄴城縣續志自乾隆二十九年嘉慶十五年得列女四百六十七人嗚呼盛矣會鄴令吳堦以憂去官促脫稿急深以記載缺略爲憾長夏杜門因取其中言行尤可悲愕者別爲傳以俟宋風者擇焉劉氏劉煜發女字諸生徐勳嫁有日矣而勳以瘵卒赴至絕粒七日請於父曰兒不孝死矣願以棺歸徐氏煜發許之遂瞑先是勳以善事父母聞旣合葬里之人過其墓者皆指示歎息曰此孝子貞女埋骨處也

王氏謝玉春妻二十而寡家貧姑在堂恃十指供甘旨姑憐之戒使暫輟答曰新婦藉以忘悲不爲疲也又嘗

聖賢集卷第十六

十

訓其子從心曰貧富貴賤自有定數勤學立品則人所自爲假令

朝廷不設科目豈卽不讀書耶守志二十四年卒

梁氏穉穉中受謝氏聘父母亡養于叔父謝氏子尙可病瘍且死其母言於梁氏請成昏叔不可女聞之泣曰父母旣以兒許謝氏奈何拒之今縱不往彼死兒寧改適耶叔不得已從之甫入門尙可遽絕女事姑四十年姑以老壽終女亦旋卒

楊氏徐翰妻年二十二舉一子曰灼會甫四月而翰死矢以身殉舅姑相與泣曰吾與若老且病速死得見亡兒固無恨所痛灼曾無乳且先我死耳楊立起謝曰新